

105-2 駐校作家楊澤老師駐校活動 | 楊澤詩作朗誦會

時間：2017 年 5 月 23 日（週二），14：00-15：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人社一館第二講堂

詩題	朗誦者
<青鳥> <人生不值得活著>	華文系碩一：李佳蓉、曹馭博、柴柏松、張純甄、 陳信傑
<空中花園>	華文系學一：李夏昵、黃心妤、歐鈺馨、王冶澤、 游力達、陳相如、馬陽真、徐慧軒、周子婷 華文系學四：張瀚翔
<古詩十九首之迢迢牽牛星> <無軌電車>	張寶云老師 華文系學二：葉妮 中文系學四：楊芳綾
<彷彿在君父的城邦之一>	張寶云老師

<青鳥>

在時間長長的演繹裡

瑪麗安，我們多麼像兩名迷途

荒野的孩童，我們讀過的童話

並不能指示遠處：夜黑的深林與

發光平原的含義。

我們讀過的童話，瑪麗安

多麼像我們眼中幽微顫抖的兩朶星光

在黑暗的絕壁上摸索，神的旨意

要我們在何處露宿，年幼瘦小的肢體…

露宿在石南花的荒野，一隻青鳥

曾引領我們走過無人的海岸線，一隻青鳥

在黃昏的前方低飛，引領了我們的走失。

瑪麗安，在成人腐敗的玩具外，海曾如此的

驚嚇了我們，在我們的左手外排空嘯湧

等我們越過晚霞的林叢走到

這片荒野，我們的疲憊與無助

彷彿失去了一千隻青鳥…

在時間長長的演繹裡

瑪麗安，我們正在學習辨認

光與黑暗的象徵和寓言

我們正在學習摸黑行走，不再

童年一樣的害怕。

瑪麗安，我們正在等待

成長與智慧，露宿在石南花的荒野。

在時間的演繹裡

瑪麗安，我們讀過的童話

是眼中幽微顫抖的星光

一千隻青鳥紛紛從眼中逸失…

我們正等待，瑪麗安

成長與智慧，露宿在石南花的荒野。

<人生不值得活的>

人生不值得活的。

稍早，也許

我就有了不祥的預感。

稍早，早於你幼獸般

動人動人的花紋，早於

暗中的木瓜樹

高度完美的陽台與星

早於夜晚——屬於所有情人的

魔笛和獨角獸底夜晚；

當魔笛吹徹

魔笛終因吹徹小樓而轉涼

號角重返那最後

與最初的草原黎明… …

人生不值得活的。

稍早，我便有了如此預感。

稍早，早於我的相對

你的絕封——野兔般

誠實勇敢底愛欲本能

還有那（讓人在在難以釋懷）

駁雜不純的氣質

傾向感傷，傾向速度

也傾向，因夢幻而來的

一點點耽溺與瘋狂

人生並不值得活的。

更早，早於書本

音樂及繪畫——一開始

我就有了暗暗的預感。

綠光和藍薔薇

大麻煙捲與禪

我夢見你：電單車的女子

模仿固畫裡的無頭騎士

拎著一頭黑濃長髮，朝

草原黎明疾馳離去… …

當魔笛再度吹徹

魔笛終因吹徹而轉寒

愛與死的迷藥無非是

大海落日般——

一種永恆的暴力

與瘋狂… …

人生不值得活的。

在岸上奔跑的象群

大海及遠天相偕老去前：

暗舔傷口的幼獸哪

只爲了維護

你最早和最終的感傷主義

我願意持柄爲鋒

作一名不懈的

千敗劍客

土撥鼠般，我將

努力去生活

雖然，早於你的夢幻

我的虛無；早於

你的洞穴，我的光明——

雖然，人生並不值得活的。

表演人員：李夏昵、黃心好、歐鈺馨、王治澤、游力達、陳相如、馬陽真、徐慧軒、周子婷、張瀚翔

〈空中花園〉

- 1.我在 1977 年的春天在地下鐵的小站看到空中花園的花季海報時大多數人已然去過而且回來了。
- 2.以後我迅速的發覺在我居住的城市委實祇有兩種人：一種是去過空中花園的，一種沒有去過；而沒有去過的人委實是並不存在的。
- 3.我迅速的發覺：空中花園是我們可能去過的最遠的地方；空中花園是我們生存的邊界，是同歲月，季節，黃昏，夜晚一樣獨立堅固的事物；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空中花園遍植無神論的花樹的原因。
- 4.我迅速的發覺：空中花園已成為我們的詩，我們唯一的宗教。

表演人員：張寶云老師、楊芳綾、葉妮

〈古詩十九首之迢迢牽牛星.十〉

迢迢牽牛星	終日不成章	盈盈一水間
皎皎河漢女	泣涕零如雨	脈脈不得語
織織擢素手	河漢清且淺	
札札弄機杼	相去復幾許	

〈無軌電車〉

時光止步	益發久久	無軌電車
遺忘無邊		無臉之男
其情滄桑	時光止步	其聲嚶嚶
益顯綿綿	遺忘無盡	
	其愛冷漠	相思河上
時光止步	益覺悠悠	無軌電車
遺忘無垠		無臉之男
其恨纏繞	相思河上	掩面哭泣

表演人員：張寶云老師

<彷彿在君父的城邦 之一>

彷彿在君父的城邦，午後竟有劍一樣的光芒兀自閃耀。玉珮風響，我兀坐而起——聽見室外越過天空雞鳴而逝的馬嘶這就是了——在古代，被遺忘的河邊，我們將加倍尋回與失落——一如在詩中——我們失去的一切。我背坐水涯，夢想河的上游有源遠的智慧與愛夢想河的上游，龍族方在平原定居，幼麟奔過君父的夢中帶來了美麗的器飾文字，玉的象徵，大地與國人的永恆婚慶。我背坐水涯，沉思夢想：沉痛感慨的詩行啊，我是我我不是我

我不是我——長夜裡我目睹我在長夜裡牽馬行走衰世在前，亂世在後獲麟以前，我在傾圮的宗廟沒落的朝代間牽馬行走徘徊尋找住宿的地方

(在昔日的河上，夫子，在晝夜滔滔的雄辯裡，我的懷疑是中流最沉默的一塊磐石：我的懷疑是晨草上閃爍的霜露——唉，我一夜思維罔然的結果...)

我在萬古長夜裡牽馬行走，徘徊尋找住宿的地方越過焚殺的秦火，我默然遇見了門人在夫子左右的崇位；我默然遇見了書籍的命運，未來世代束髮學童弦歌背誦，夫子話語的泉源與無窮腳註我親眼默然遇見了這些——遙遠遙遠的事

我，一個政治流亡者與歷史命定論者，在長夜裡牽馬徘徊憂憤在前，苦難在後... (坐在桌前沉思這些，歷史相對的只是午後窗前紛亂的光影，穿過重重死者虛無憤懣的臉，落在一部攤開的編年紀，落在我桌前。憂憤在前，苦難在後——相對於歷史，沉痛感慨的詩行啊，你是什麼？...)

宗廟相繼傾圮，朝代陸續誕生我坐在被遺忘的河邊，目睹另一個自己在長夜裡牽馬徘徊；我背坐水涯，夢想河的上游有不朽的智慧與愛 (那是，啊，我們長久失去了的君父的城邦)我背坐水涯，觀望猶疑：沉痛感慨的詩行啊，莫非你就是我在詩人額上見證到的一種顛沛困頓的愛：

(一九七七年冬天，死者行列中，一貫的靜默是可畏的。他們在我的夢裡缺乏表情的傳遞火把，且把那支巨大的火把強行塞進我的手中...)

宗廟相繼傾頹，朝代陸續誕生我背坐水涯，沉思玉的象徵，劍的光芒，以及麟的存在...沉痛感慨的詩行啊，假如歷史是你，你是歷史——則玉珮風響我親耳聽見的是怎樣的一種馬嘶激鳴越過室外的天空...

作於一九七七、十二、十二